



神奇的海島

科学幻想小说

神奇的海岛

罗丹·黄琳 著

科学幻想小说
神 奇 的 海 岛

罗丹 黄琳 著

责任编辑：杨实诚

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（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）
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衡阳印刷厂印刷

1981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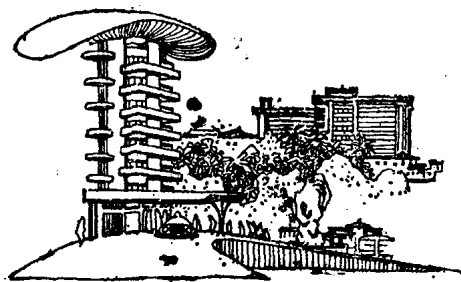
字数：74,000 印张：4.25 印数：1—28,000

统一书号：10109·1407 定价：0.31元

目 录

- 一、起死回生..... (1)
- 二、特别渔轮..... (13)
- 三、奇怪的丝厂..... (34)
- 四、海中怪兽..... (49)
- 五、果林遇险..... (66)
- 六、昆虫馆的激战..... (87)
- 七、古洞奇闻..... (109)

一、起死回生



中午过后，天阴着脸。通向宿舍区的马路上，一辆乳白色的汽垫救护车，无声地穿过那被雨水洗得绿油油的街树和花坛，闪

电般地向公寓新村医院驰去。车顶的自动灯，闪烁着红、黄、蓝、绿的光芒。看这来势，人们就知道：出事了！

一群在医院门口探头探脑的孩子，这时便飞快地往回跑。他们一边跑，一边大声喊着：“来啦，来啦，救护车来啦！”

救护车拐了一个弯，在医院门口的草坪前停住了。早就挤在门口张望的人群，立即活跃起来。

退休工人常大爷，没等车停稳，就踉踉跄跄地扑了过去，“叭”地一下拉开了车门，朝车里点着头，急切地招呼：“辛苦您了，医生同志！……二楼五号。快，

快，请上楼！”

车里闪出三个人来，一个个穿着洁白的工作服，胸前的左上方，印着红十字，和“第一急救站”几个字。走在前面的那个大夫，约摸四十开外。谁都知道，这就是全市鼎鼎有名的伤科急救医生张皓。院子里的人们，立刻眉眼舒展了，都暗自庆幸着：“东东这孩子得救了！”

这时，正在进行抢救的翠秀姐，从楼上急急地迎了出来，拉着张大夫的衣角，低声地说：“张老师，法子用尽了，血还是止不住。血压继续下降，病人昏迷不醒，只怕……”这个公寓医院的年轻医生，有些说不下去了。

张大夫冷静而沉着地用指头推了推眼镜，不慌不忙地说：“别紧张，没事的！”接着，他便叫那两位年轻的阿姨助手，携着医疗箱，一起跟着翠秀姐登上了电梯。

二楼五号的走廊里挤满了人。人们的眼神是焦灼的，一见张大夫从电梯间里出来，连忙闪开一条路。

四个医务人员走进了第五号房的里间，把其余的人留在外边了。

这五号房是公寓新村医院的保健病房，也是市立第一医院在这儿设置的院外病室。那里早已摆好了最新式的自动输氧输液设备，连着氧气瓶和药水瓶的小皮管伸向床头。几个正在护理的阿姨，看见张大夫来了，一颗

颗悬着的心总算落实了。大家轻声而充满希望地喊着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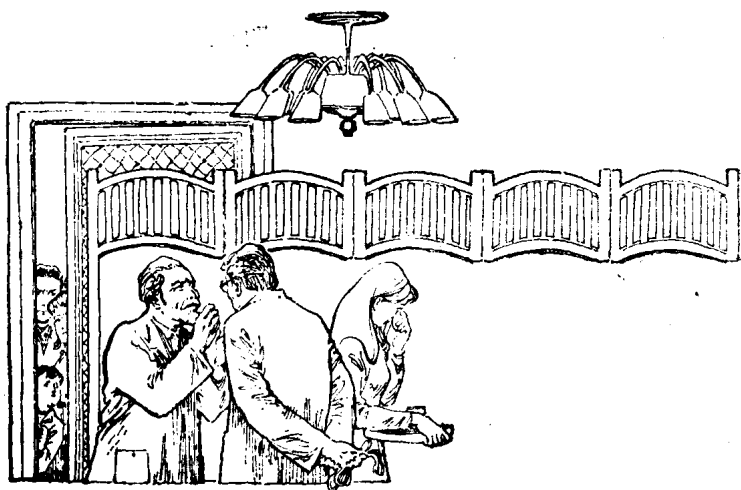
“张大夫！”

张大夫向大家点点头，挥了挥手，示意叫大家安静。他轻轻走近床前，一边抓起东东的手测试着脉搏，一边端详着东东的脸，默默地观察着。

东东仰面躺在床上，看上去约摸十一、二岁，是个很漂亮的男孩。那乌黑发亮的眉毛，眉角微微上翘；长长的睫毛，排成两条线。要是把眼睛张开，是不难想象这孩子该有多么俊气的。可是，他现在脸色象纸一样刷白，嘴唇灰紫焦燥，紧紧地闭着。身子象一条卧蚕，躺在那里，一动也不动。只有那小小的鼻翼，在一下一下地煽着。他右臂的袖子高高卷起，肘关节处压着一个透明的塑料冰袋。臂弯上有一道并不很长的伤口，血还在汩汩地流出。穿过冰块的时候，也没能够凝结。鲜血染红了大团大团的止血棉纱。

东东的爷爷——常大爷，看到这情景，泪珠又簌簌地从眼角滚了下来。他抽抽咽咽地对张大夫说：“大夫，您一定要救救我的东东呀！……他的爸爸、妈妈都到边疆搞建设去了，我就这么一个宝贝孙子哩！……他不是调皮闯的祸，是为了救一个小朋友才碰伤的呀！……”

张大夫微微地点着头。他正了正眼镜，拿起床头的病历，仔细地翻看。眉头慢慢地在鼻梁上挤成一个“川”字。呵，已经作了许多有效的处理了，血怎么还不止呢？



“哎呀，东东！——张大夫！”守在床边观察的翠秀姐突然惊叫起来。只见东东的鼻翅猛然急促地掀动，血压已经测不出来了。

“冷静点！”张大夫一边说，一边扳开东东的眼皮，观察瞳孔，并叫他的助手，注射了两针。然后，他挥挥手说：“作好输血准备！”

翠秀姐连忙把记录的资料送到张大夫跟前：“我们早作了交叉试验，这几个献血者的血型是符合要求的。他们都在外间等着呢！”

张大夫仔细地检查了一遍，说：“开始吧！”

通向外间的门打开了，几个人“嗖”地站起，都凑过头来问：“怎么样？脱险了吧？”

“现在用得上你们帮忙了。”翠秀姐避开同志们的

问话，“马上输血！”

“我来！”

“我来！”

几只手同时向翠秀姐伸过来。

翠秀姐给几个人作了皮肤消毒处理，然后让他们走进病房。一个阿姨采血，一个阿姨输血。两支注射器交替使用起来。

病人的血压逐渐上升，收缩压由50毫米汞柱一直升到70毫米。呼吸慢慢好转，嘴唇微微内收，并且轻声呼着要喝水。病房里的人们，立刻轻松了许多。

输血以后，大伙都挤到门口张望。张大夫挥挥手说：“东东正在脱险，病情可能好转，大伙回去休息吧！”

邻居们一个个离开了。医生们聚集在外面房里讨论病情。常爷爷擦掉泪珠，稍稍解开了紧锁的眉头，问道：“张大夫，我们这新村医院处理好了许多严重的创伤，怎么这孩子的血老止不住呵？”

“他不光是创伤，”张大夫掏出手绢，擦了擦眼镜，不急不慢地回答着，“孩子本身有一种毛病，只要有一点轻微的创伤，就能引起严重出血，很难止住。”

“呵，有这种毛病？我的东东怎么会得这种怪病的呢？”常爷爷睁大眼睛，感到奇怪。

“这种病是从父母那里带来的，叫遗传病。”张大夫耐心地解释，“人类的遗传病有三千多种，并且还在

不断发现。我刚才检查出这孩子得的是‘血友病甲’。东东的血液里，缺少一种叫作‘抗血友病球蛋白’的东西。他的父母没有传给他自身产生这种物质的能力，所以就有这种怪毛病。”

“呵，遗传病能治好吗？”常爷爷稍稍解开的眉头又紧锁起来，十分担心地问。

“能！应该说能！”张大夫的眼光，透过蝴蝶形的镜片，闪着异样的神采说，“虽然大部分遗传疾病，目前还没有根治的办法，这是世界医学中的难题之一，但它绝不是不治之症。近年来，我国和外国的许多遗传工程学家在这方面的研究，已经取得十分可喜的成绩，不仅摸清了许多遗传病的发病原因，采取了各种预防措施，而且，对引进外源基因，矫正遗传缺陷基因，达到根治遗传病的目的，已经有了一些独特的创新。据说……”

“东东！东东！……”守在病床边的翠秀姐，又发出惊恐的呼声。

人们立刻向里间走去。

“张大夫，病人心音消失，呼吸中断，脉搏和血压又测不到了。孩子的心脏已经完全停止了搏动……”翠秀姐急切地报告。

张大夫急忙走向病人。这时，东东已完全昏厥，发生了抽搐。

翠秀姐准备为东东做胸外心脏按摩处理。张大夫连忙摇手制止说：“不行！对这样的病号，采取这种手

术，可能造成严重内出血。”他一边说，一边拔出笔来，沙沙地书写处方。

“是不是可以送到高压氧仓去抢救呢？”同张大夫一起来的助手，也着急地建议。

“这些常用的方法都不能治疗遗传病。”张大夫把处方交给翠秀姐，对助手们说，“赶快注射，进行抢救，我马上给遗传工程研究所的马工程师挂电话，他在这方面已经有了惊人的研究成果。”

张大夫说完，立即“咚咚咚”地跑下楼去了。

病房里正在紧张地进行抢救。孩子一点起色也没有。常爷爷抱着东东抽抽咽咽地大声呼喊，那眼泪扑簌扑簌地滴在东东的脸上。一直在护理东东的翠秀姐，这时也忍不住哭出声来。她知道，外国资料上明明写着：只要心脏停止搏动三到五分钟，就会造成无法挽救的生命危险。可爱的东东呀，难道你就这样停止了呼吸不成？

这时，房门突然被人推开了，一个四十来岁模样的陌生男人，急急地走了进来。他，手里提着一个黑色皮包，穿一件纯丝织成的浅灰色上衣，方方的脸膛，宽阔的额顶，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，显出惊讶的神色。他很有礼貌地向人们打听：“你们这里发生了什么事呀？”

一位老大娘把东东病危的事，简要地讲给他听。

“呵，是这么回事！”陌生人皱了皱眉头，又问，“病人在哪里呢？”

屋子里的人，看到这位陌生人这样亲切、热情，马上想到，可能是张大夫请的马工程师来了，都不约而同地转过脸来，投过充满信任的目光，赶忙把他引到床前。常爷爷把他打量一阵，觉得有点不大对头。听张大夫说，马工程师在我国遗传工程的研究上取得了很大成就，肯定是个上年纪的老人了。可看他这模样还比较年轻，只怕是个来看“热闹”的过路客呵。

想到这里，常爷爷也没怎么理他，只顾自个儿擦起衣角，一边擦着眼泪，一边抽泣着说：“谢谢街邻们的关心，这孩子只怕没有救了，求你们给他爸爸妈妈发个电报吧！”

那个陌生人好象很理解常爷爷的心情，他对这一切并不见怪，反而很亲切地安慰常爷爷说：“老人家，您先别着急呵，让我给孩子看看吧！”说着，他熟练地扳开孩子的眼皮，仔细地检查了一番，然后对常爷爷摇摇手，又安慰大伙说：“莫急，莫急，还可以抢救！”

翠秀姐见他说得这么轻巧，便提醒他说：“这孩子心脏已停搏十来分钟了。”

那陌生人笑着说：“停搏十来分钟就不能抢救吗？很久以前，我国上海浦东中心医院，不是成功地抢救了一个心脏停搏56分钟、呼吸停止96分钟的病人么？”那陌生人说着，顺手打开他那只黑皮包。

“浦东医院抢救的是个溺水的孩子。这孩子可是遗传病呵，是大出血的遗传病哪！”翠秀姐一边说，一边



好奇地盯着那个黑皮包。

“对，这是遗传病。”那人点点头，“遗传病是一种常见病和多发病。遗传工程师对许多严重的遗传病，都开始找到根治的办法。劳驾，请您给我帮帮忙吧！”说着，他已拿出注射器和针剂，作着注射的准备。

常爷爷把这人上上下下打量了一阵，眼里透出一丝怀疑的神色。他吞吞吐吐地说：“同志，你，你有把握吗？张大夫去请马工程师去了，是不是等他一下？”

那陌生人听到“马工程师”四个字，先是一愣，等他弄清了常爷爷的意思以后，便耸耸肩膀，眨眨眼睛，呵呵大笑起来：“呵，放心吧，老大爷！马工程师来了也是用的我这个法呵！”

常爷爷想，人不可以貌相嘛，也许这人有点真本事。现在是救人要紧呀。于是，和大家一起七手八脚地帮起忙来。

只见那陌生人利索地敲开安瓿，用一个很长的针头抽出针剂，在东东的尾椎和手肘弯内，各注射了一针。那针仿佛插到骨髓里去了。接着，他又在东东的伤口上，布了两块敷料，给东东重新输了几百西西的血。然后嘱咐大家：“你们尽可能让病人安静一点，大伙休息去吧！”说着，他又转过身去，轻轻地拍了拍常爷爷的肩膀，安慰他说：“放心吧，老大爷！你的孙子不久就会好的。”

这时，陌生人手腕上的自鸣电视表发出了“嘟嘟”的叫声。他看了看表，抱歉地说：“我还有重要的工作要到红霞岛去，不能再耽搁了。下次我再来看他吧！再见啦！”

那陌生人向大伙点点头，就匆匆地走进了电梯间。一会儿，院外草坪里传来了直升飞机的马达声。一架银燕式的轻型飞机，掠过了窗前的蓝天，向远处飞去。

说也奇怪，那怎么也止不住的鲜血，现在在那两块薄薄的敷料下，却服服贴贴了，连透过敷料的印迹也没有。

不一会，张大夫满头大汗、双眉紧锁地走了进来。他一边摇摇头，一边喃喃地说：“真不巧呵，马工程师已经不在家啦！”

翠秀姐连忙迎上去说：“怎么？不在家？唉呀，多亏刚才那位同志，已经把血止住了，不然，可危险啦！”

“什么？止住了？”张大夫这才吃惊地向东东望去，一把抓住东东的脉搏，只见他面色潮红，四肢温暖，呼吸匀畅了。

“什么，马工程师来过了？不会吧？”张大夫扶了扶眼镜说，“我刚才到了遗传工程研究所，那里的人说，马工程师已经到试验基地——红霞岛去了。”

呵，那刚才来的人又是谁呢？大家露出惊疑的神色，七嘴八舌地把刚才那个人描述给张大夫听。大伙从那人的穿着谈到举止，又从举止谈到相貌，都对这位匆匆过客赞不绝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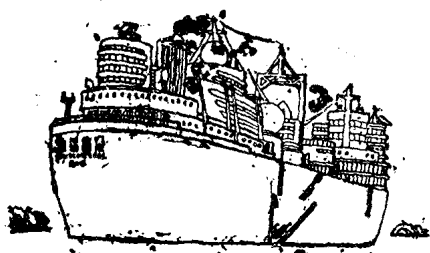
张大夫听大伙这一介绍，忙抓住常爷爷的手，一连声地说：“恭喜呵，您的孙子得救啦。刚才这个人，就是我国在遗传工程上攻克了世界科学尖端的科学家——马工程师。他是一个热心为人民服务的人。几十年来，他已在遗传工程上创造了许多奇迹。他以红霞岛为家，在那里建立了我国遗传工程的一个实验中心。他平日是不轻易回城里来的。最近是到研究所开会，可能是路过这里的时候，发现了异样的情况而来看望东东的。这可算您的东东有福了。”

翠秀姐听到这里，拍着手说：“对啦，对啦，这准是马工程师。刚才下面草坪里不是有架新式的直升飞机

停在那儿等他吗？他还说有重要工作要到红霞岛去，这不跟张大夫打听到的情况一样么？”

这时，常爷爷也喜滋滋地擦着热泪说：“唉呀，这真是个好人呵，连茶也没喝一口就走了。我这老糊涂有眼不识泰山，他刚进来的时候，我还怀疑他是个看‘热闹’的过路客哩！”接着，他向张大夫详细打听了去红霞岛的路程，决心等东东病好以后，趁着学生放暑假的机会，到红霞岛去看望马工程师，一来表示感谢之情，二来还要请马工程师给东东详细检查一下，开一张彻底根除这种怪病的方子……

二、特别渔轮



东东恢复了健康。脸蛋蛋黑里透红，走路来又是蹦又是跳的，完全显出了原来活泼调皮的样子。

东东今年在新苗小学读四年级，有一颗好奇的心。不管遇到什么事，他总要蹦到这里看看，蹦到那里问问。爷爷和宿舍里的叔叔阿姨们，都亲昵地叫他作“小蹦蹦。”

小蹦蹦对世界上的一切东西，都有特别的兴趣。心里有着问不完的问题，比如星星为什么不掉下来啦？白天月亮躲到哪里去了啦？奶奶为什么不长胡子、爷爷为什么又长胡子啦？孙悟空现在住在哪里啦……嗨，这一大堆问题，他都想把它们弄个明白。

现在，小蹦蹦又拉着爷爷的手，盘根究底地问起那个神通广大、奇妙莫测的马工程师来。他坐在爷爷的腿上，揪住爷爷的胡子，硬要爷爷带他去看看“移船工程”到底是什么稀奇玩艺。